

【阿難白佛言。世尊。若此見精必我妙性。今此妙性。現在我前。見必我真。我今身心復是何物。而今身心分別有實。彼見無別。分辨我身。若實我心令我今見。見性實我。而身非我。何殊如來先所難言物能見我。惟垂大慈開發未悟。】

這一大科是阿難尊者請法之詞，在十番顯見這是第八段「顯見不分」。我們從以前幾大科讀下來之後，曉得阿難尊者他是疑慮重重，都是一個問題解決又生一個問題。他這種表現，實在是代表我們一般凡夫的知見。如果我們解決了一個問題，就以為都懂了，不再去窮究，這是沒有能夠深入，含含糊糊的就過去。另外一種是徹底明瞭，確實沒有問題，契入。兩種人，一種是最高的智慧，一種是糊塗人，中人根性總是要追根究柢。在楞嚴會上，我們看到阿難尊者這樣好學，勤於發問，這是非常良好學習的態度。我們一般在修學過程當中，譬如講經，或者佛學院上課，老師在那裡講，滔滔不絕，一部書從頭到尾都講完了，都沒有學生來發問，這些學生比阿難尊者高明多了。如果是阿難尊者聽課，那問題太多！俗話常說學問學問，怎麼學法？就是勤於發問，不問，疑慮解決不了。解決一個之後，也可以說終止在這個疑問上不能突破，我們看阿難他的態度就是有突破性的。這一個疑問是從前面一個問題來的，前面問題解答了，於是從這個解答裡頭又產生疑問。這些啟示我們都應該要懂得，這是修學必須要具備的態度。《華嚴經》裡面有「菩薩問明品」，不問就不會明白，問才會明白。

這個問題從哪裡來的？是因為聽前面佛說，「此精妙明誠汝見性」，指這個見性是你自己本人。又聽前面講的，「見性周遍，非

汝而誰」？這個意思是說，指阿難在這裡頭起疑問，假如見精周遍一切，見精就是自己的真性，見性周遍一切，是自己的真性，那真性不是在我面前了嗎？好像我這個身很小，我的見性很大，我的見性包著我的身，我眼睛也見到我的見性，耳朵也聽到我的見性，這不是變成身跟心對立，心在外面，心能見我？疑問從這裡生的。必須要了解這個疑問從哪裡來的，然後看世尊的開示才會有效果。科題「顯見不分」，阿難把它分了，身跟心分作兩回事。阿難這種見解也不是沒有道理，凡夫分別執著，必然有這麼一個錯誤的錯覺。可是大乘法裡面確實有些人沒有這個錯誤的感覺，那是大乘種性。阿難尊者在楞嚴會上所代表的是小乘人，諸位要曉得，小乘人分別執著特別的重。我們看看當前的根機，雖然大家都是講學大乘佛法，都發的大乘菩薩心，分別執著重的依舊是屬於小乘。大乘不分別，不分別是智慧，不是迷惑，是明瞭，不是不明瞭。中國佛教，在這個世界上跟其他國家的佛教都不相同，這是我們要了解。中國佛教的特色是在悟，不論是禪宗或者是教下都求開悟，以開悟為第一，這是真正大乘法。

現在你看西洋，佛法也傳到西洋，連日本的佛教跟我們中國佛教不一樣，日本佛教所走的路線是分別、是執著，在經典裡面分析、研究，搞的是這一套。現在所謂是科學的方法，那個科學的方法用在佛經上，給諸位說，佛經變成科學，不是佛學，要懂這個道理，無論你怎樣去分析、怎樣去發明，不能開悟；換句話說，你把三藏經典都研究透了，你的煩惱不能斷，我執不能破，有什麼用處？小乘的目的破我執，大乘的目的破法執，這是成績。小乘見思煩惱，見惑斷了，八十八品見惑斷盡，才取得小乘初果須陀洹的資格。外國的佛學博士很多，試問一問他，八十八品見惑他斷了幾品？不但一品沒有斷，還要增加多少倍。為什麼會增加？分別、執著、妄

想而增加，愈迷愈深。我們看看佛經，拿《楞嚴經》來說，釋迦牟尼佛不是跟阿難在分別、在辯論嗎？你要仔細看清楚，他們的辯論，道理愈辯愈明，辯到最後是統統放下，所以阿難才開悟；如果辯到那個結論就執著，那就壞了。辯到最後有沒有結論？沒有結論，到最後你看「圓滿菩提歸無所得」。理明白了，妄想斷了，分別、執著捨棄了，這樣才入不二法門，諸位要曉得這個道理。

一開端阿難就提出他的問題，『若此見精』，「若」是假設的話，實在講事實是如此。『必我妙性』，「必」是必定，這個字是肯定的語氣，必然就是我自己的真如本性。下面這兩句就是問題，『今此妙性，現在我前』，從這兩句話，諸位要是細心一點，也能夠觀察到阿難尊者的境界，就是前面七番阿難懂是懂了，沒悟。為什麼？如果要悟了，《楞嚴經》就到此為止，後頭就沒有。五祖跟六祖講《金剛經》，講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他悟了，悟了下面不要講，下面就沒有了。阿難尊者跟我們一樣，聽是聽了，沒開悟，沒有入這個境界。再給諸位說明，學佛不悟是不行的，這是佛法跟世間法不一樣的地方。世間講為學，為學日益，博聞強記，世間法；佛法不是如此，佛法是道，為道要日損，心裡可不能急，要天天放下。為道的目的在清淨心，心裡面有東西就不清淨，心裡面什麼都沒有才清淨，心裡面有了佛法，佛法染污你清淨心。佛雖然跟我們說一切法，絕對不叫我們把他老人家所說的那些都從耳朵聽進去，裝到心裡面，記在心裡面，佛沒這麼說過。佛教給我們的是教我們受持，離言說相受持，佛講的那些都要離開。言說、名字、心緣，心緣是心裡面想這個道理，也想不得，全都要離開，這是佛法，這樣才能見性，才不至於錯解如來真實義。所以從阿難問題一提出來，你就要曉得這問題從哪來？他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？

下面這是解釋，『見必我真，我今身心復是何物』，第一句正

是懷疑周遍的見精必定是自己真性，自己真性反而在身外；換句話說，身外見性。身外的見性既然是我，身內的心又算個什麼？我只有一個，不能有兩個。身外的見性是我，身體之內的心是什麼？所以他說：我今身心復是何物？這是聽以前佛開示，他提出這麼一個疑問。『而今身心分別有實，彼見無別分辨我身』，這是阿難帶著有反駁的意思在。現前自己這個身心實在的，如果說自己的身心不是自己的真性，現前的身心確實能夠分別見性、能夠理解見性，所以說「分別有實」，它有實在的功能；再看看身外的見性，好像還沒有這個能力，「彼見無別」，身外的見性它沒有分別，它不起作用，它不能分別我現前的身心，所以說彼見無別。這裡面就有親疏的差別，這是阿難聽了前面世尊開示之後他的感想。我自己這個身心知道痛、知道癢，有分別一切法的能力，明明看起來很親切的；在外面周遍十方的見性，沒有覺察到它有分別能力、它來分別我的身心，換句話說，它既然不能分別我的身心，跟我這個能分別的那就是差得太多了！親的是自己，疏的怎麼是自己？這個意思與前文所講緣心有用，妙心反而無用，於是不敢承認周遍的見性是自己的妙心。我們千萬不要看到阿難很呆、很笨、愚痴，我們連阿難還不如。周遍法界的見性，我們有沒有承認是自己？縱然是佛說得不差，沒錯，「我聽了，我懂得、我承認」，你能親證境界嗎？那個承認是口皮上的承認，心裡面還是兩回事，這種承認是作不了數的。什麼時候才是真正承認？一般講見性，明心見性這才是真正承認。佛所講這個境界自己親證的，確實是自己的境界，一點都沒錯，不是我假理想，確實親證。如何證得？諸位必須要記住，轉八識成四智才證得。

我們講《華嚴經》裡面提出兩句話，老生常談，我也是常常提醒諸位，真正學佛，要想在這一生當中有所成就，看經、聽法要懂

得消歸自性，不重記聞。修行無論修什麼法門，要曉得轉識成智才能悟入，那才叫功夫。參禪是轉識成智，念佛也是轉識成智，持戒也是轉識成智，持咒還是轉識成智，這叫學佛。如果目標不是在轉識成智，統統叫盲修瞎練。念佛懂得轉識成智，證念佛三昧，一心不亂；參禪曉得轉識成智，明心見性，功夫才得力。否則的話，就像古人所講的，此處用不上力，無論用什麼功夫都不得力。怎麼曉得不得力？像《金剛經》上講的，煩惱不能降伏，妄心不能降伏，就是不得力。所謂得力，就是能夠降伏妄想、降伏妄心，那功夫就有效。阿難尊者從前面一直到現在所表現的態度，都是功夫不得力，沒有上軌道。雖然與釋迦牟尼佛反覆在這邊辯論，我們在旁邊旁聽的，聽得都很有道理，都有些人覺悟；他自己參加辯論的，因為分別執著解不開，還迷在佛的言教裡面。他迷在言教裡面，有個好處，他想鑽出來，處處發問；有些人迷在裡頭不問，不問就死在教下，那個可憐。他有一點可取處，他想鑽出來，有疑必問，鑽出來。

下面這一句，『若實我心，令我今見』，這個周遍的見性實在是自己的真心，反而現在被我看見，『見性實我，而身非我』。「若實我心」，我是主宰的意思，「令我今見」，是令我現在這個身體為彼所見。彼既然是能見，它是周遍的見性，周遍見性是實在的我，而現前分別有實的這個我身反而不是我，他的疑問就在此地。為什麼周遍的見性是我？我自己能分別、能夠有覺知的現前的身心，為什麼反而不是我？下面這一句就有味道，『何殊如來先所難言物能見我』，這就說到前面，見性既然在身外，又能夠見我自身，換句話說，豈不等同物能見我嗎？物能見我，在前面已經跟佛辯論過，佛指出這個見解是絕對錯誤的，現在為什麼又不錯？原先阿難提到物能見我，佛不承認，破除他；現在又說見性周遍，見性周遍

見到我，就是見性在外它看到我，不等於物能見我一樣嗎？這個意思是說，佛的開示前後矛盾。佛是真語者、如語者、實語者，哪裡會講兩樣話？實在是阿難自己把意思會錯。佛前面所開示的，諸位要記住，是無能所、無內外的見性，這才是真我。阿難所執著的是有能見、有所見、有內見、有外見，完全搞錯了，把佛的意思都聽錯。由此可知，聽法不簡單。

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，阿難尊者是他的隨從侍者，跟他那麼多年，聽佛說法還會把意思會錯。佛滅度到現在是三千多年，我們打開經本看經典或者看古人的註解，這意思不會錯，稀有！佛弟子把意思會錯了，佛曉得，想方法、找機會把他糾正；現在我們把經義錯會了，誰來替我們改正？這是大問題。所以在今天講修行、講學佛，確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。不要說一部經、一部論，甚至說一章、一段，就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見解、不同的講法。哪個講法對，哪個講法是正確的？沒有人敢下斷語。所以古德那些見解，只要言之成理，利益一部分眾生，全都收到《藏經》裡面去。我們如果沒有智慧，讀一部經、看一家的註子問題還不大。讀多了、看多了，問題來了，張三這麼說的，李四那麼說的，甚至兩個說的完全相反，這個時候我們自己又怎麼辦？現在外國人學佛他就學這些，看看古人怎麼個說法，自己想出一套理論把古人駁倒，這叫研究佛法，這個事情太難了。

經，永遠不變的真理，我也跟諸位說過，經沒有講法的。如果說這個經有講法，那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有所說法；可是佛明明說，他四十九年沒有說一句法，可見得經是沒有講法的。沒有講法就無諍，有講就有諍。你這樣講法、他那個講法，就要打架、就要諍，無講就無諍。為什麼叫無講？經都是破除我們疑惑的，疑惑破除，心清淨、心定了就不諍。諸位要記住這個原理，它不是增長我們

分別的，它是消除我們分別；不是增長我們執著的，它是破除我們執著；不是增長我們妄念，它是消滅我們妄念。如果我們錯用了，增長分別、增長執著、增長妄念，這叫什麼？古人有一句話說，「依文解義，三世佛冤」，照著這個文章來講解經的意思，三世諸佛都流眼淚喊冤枉，真的喊冤枉。大家要曉得，我在這個地方講也是講而無講，你們諸位在這裡聽是聽而無聽，諸佛就歡喜。我要在這裡是有說有道，你們在那裡是有聽有聞，諸佛都流眼淚。這就是佛法跟世間法完全不同的所在，所以拿世間的方法來研究佛法，那佛法都是世間法，絕對不是佛法。佛法能夠解決世間問題，現在世間法解決不了世間問題，只有找添麻煩，不能解決問題，增長邪知邪見。換句話說，邪知邪見所造的是胡作非為，果報是苦不堪言。我們學佛一定要把握正確的方向，我們讀這節經文確實引發很深的感慨，佛陀在世就不容易，佛滅後這樣久遠，必須要曉得我們的障礙、我們的困難，然後我們才有能力、有方法求突破。

對立的，有能有所、有我有法、有心有境，全是對立，這是疑慮病根的根源。古人又說聖人無我，唯有無我才有無不我；法身無相，無相之相哪裡有自他！這個事理如果會得，一切顛倒議論都消除。阿難的可愛處，剛才我也說，他迷、他愚、他不明，但是他是要打破沙鍋問到底的，『唯垂大慈開發未悟』，他沒開悟，求佛大慈大悲再給他開示，他是決心要明瞭這樁事實的真相，懇求佛給他開示。那就是我們承認周遍法界的見性確實是自己的妙心，怎樣才不把自己的身心排除在外？再有一個，見身又如何不是前面所講的物能見我？前面說認物為己，這個地方講迷己為物，前面就妄中擇真，就是自身皆謂之物，前面經文講的我們也應該還記得住，「汝身汝心，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」。這一段講到以真融妄，意思是即萬物莫非自己，正是跟中國古人所說的「天地同根，萬物一

體」是一個意思，一樣的境界，這是諸法實相、是真相。我們現在對於一切法的真實相迷而不覺。我們看看下文，世尊對他開示：

【佛告阿難。今汝所言。見在汝前。是義非實。】

我們一段一段的來說，阿難尊者問的意思雖然很多，但是很多意思裡頭只有一個重心，只要把這個重心解決，他其餘的疑慮都解決。重點在哪裡？就在『見在汝前』，這個「見」就是見性周遍，這是他這一番疑問的根本，好像周遍見性在我的眼前。佛開宗明義就把他否定，『是義非實』，這個道理不是真的、不是實在的。下面我們看佛，佛就萬法一體來破他這個在前的錯覺，見性既然是周遍圓融，哪有前後可得？如果有前有後，還能算周遍嗎？所以見性在前是錯誤，絕對不是事實真相。我們看下文：

【若實汝前。汝實見者。則此見精。既有方所。非無指示。】

這話問得很妙。剛才說周遍是無方所的、周遍是無跡象的、周遍是無法指陳的，如果說果然在前，在前就是一物，就不是圓融周遍，是一物就能指得出來。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，阿難你說見性在你面前，假如見性真在你面前的話，你見到見性，見性一定有個相狀，既然有個相狀當然有個所在，既然有個所在就能指得出來。好了，你指示給我看看，你把你在外面的周遍的見性指出來，讓我看看到哪裡？下面說：

【且今與汝。坐祇陀林。】

楞嚴法會是在祇樹給孤獨園開的，所以佛是就近取喻，我跟你現在坐在祇陀林。

【遍觀林渠及與殿堂。上至日月。前對恆河。汝今於我師子座前。舉手指陳是種種相。陰者是林。】

這是樹林。

【明者是日。】



是太陽。

【礙者是壁。】

這坐在講堂，有障礙的是牆壁。

【通者是空。】

門窗是空，所以能夠通達。

【如是乃至草樹纖毫大小雖殊。但可有形無不指著。】

這是佛就眼前的事事物物，是在眼前的，無論是大而宮殿，遠處恆河，小是一草一葉，在我們面前，一椿一椿都能指得出來。

【若必其見現在汝前。汝應以手確實指陳何者是見。】

前面舉的例子，這是說話的大前提，你看樣樣都能指得出來。如果你說你的見精也是必定在你眼前的話，你也應該用手像指一切的物相一樣，你指出來給我看看，哪是你的見精？指不出來。見精是個什麼樣子？怎麼可以誤會說見精在眼前？這個理很深，這種深理不能用思惟去想。你不要以為，「我頭腦很靈光，我多想一想，這個道理我就想通了」。假的道理，可以想得通；真的理，想不通。心意識裡面的道理能想得通；超越心意識，真如本性的道理想不通的。想不通的道理需要悟，由此可知，研究佛學要是用腦筋去想那就完了。諸位千萬不要誤會，參禪要離心意識參，研教就不要離心意識嗎？研教要是不離心意識，不能開悟。參禪用心意識參，野狐禪、口頭禪；研教要用心意識，給諸位說，那是佛學不是學佛。學佛跟佛學大大不相同，佛學是什麼？現在世間人把這個經書稱之為一門學問，叫它做佛學，把佛法變成世間法，用世間的眼光、世間的方法來對待它，它是世間法不是佛法。這些經典不是釋迦牟尼佛講的，是世間人心意識變現出來的。如果你要是離心意識那就是佛法，這個裡面都有很深的道理。剛才給諸位說，思惟不得，幾時離心意識，恍然大悟，道理都明白了。由此可知，障礙我們周遍見

性的是什麼？就是心意識。它是我們的障礙，我們再用它，那怎麼會開悟？我們首先要曉得這是障礙，不用這個障礙，這才有開悟的指望。佛說種種法皆是善巧方便，換句話說，句句話都是誘導阿難開悟的道路，指出他開悟的方向。

【阿難當知。】

『當』是應當，應當要曉得。

【若空是見。】

你要是說虛空就是周遍的見性。

【既已成見。何者是空。】

虛空都是你的見性，那虛空變成見性，什麼叫虛空？虛空在哪？

【若物是見。既已是見。何者為物。】

眼前一切萬物都是我的見性，好了，見性已經成了萬物，那何者是這些物相？這是世尊出題難尊者，叫他要覺悟。知道現前凡所有相莫非皆是物相，無形者即是虛空，虛空也有相貌、名字，除此之外，別無指陳。如果虛空是見精，見精既然成了虛空，我們又指什麼叫做虛空？物相要是見精，又什麼叫做物相？這些話我們都要像經上教我們的，微細揣摩。佛這段話是順著阿難的執著，順著阿難的分別、疑惑，來考問他的。因為阿難尊者這個時候還是執著身心、見性是物相，既然是物相，當然各個有自己的體、相、作用，所以才生起這個疑惑，沒有能開悟。悟了曉得是一體，悟了曉得是不二。所以佛在此地故意難他，問他見精在哪裡？指出來我看看。

【汝可微細披剝萬象。析出精明淨妙見元。指陳示我。同彼諸物。分明無惑。】

佛出的這個題目實在是很難，很不容易。這是叫著阿難，你去『披剝萬象』，披剝，今天講是分析，你在一切萬象裡面去分析，

務必要把『精明淨妙見元』分析出來，拿出來讓我看一看。這六個字很要緊，見元本來不染不雜叫做淨，本來不即不離叫做妙，見精它的性質就是淨、就是妙。後面這三句話意思是說，把「精明淨妙見元」就像其他的物相一樣，清清楚楚的『分明無惑』，分明就是清清楚楚，沒有一點疑惑的指出來，這個東西跟其他的這些物相是一樣。這就是指示阿難一條破迷開悟的路。下面是阿難的答覆，當中我們也能看阿難漸漸的這個境界趨於佳境。

所以《楞嚴經》上，你看問得非常高明，實在是有些問題我們想不出來，縱然我們想到這個問題，我們也問不出來。他能想到，這樣巧妙的發問，佛的答覆更妙，所答都是指他的出路。我們要學就是在這些地方學，換句話說，我們學開悟的道路。我們要求，求一個破迷的門徑，絕不能死在文句之中，古人所謂死在句下，那就錯了。要在句下得一個活路、得一個出處，這才能超越，這個才叫做學佛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阿難尊者的答覆，下一次我們再繼續講。